

毕淑敏



毕淑敏文集·心灵疗愈小说系列 ——

藏红花

藏红花的每一根花蕊都如同蝴蝶的长须，细致紧密，
蕴含着无数樱红色的颗粒，倒入江河，也许能染红半壁山川。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藏

紅花

李淑敏 著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M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藏红花 / 毕淑敏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3.3

ISBN 978-7-5404-6012-9

I. ①藏… II. ①毕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13577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名家经典 | 小说

藏红花

作 者: 毕淑敏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总 策 划: 谢不周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张应娜

特约编辑: 丛龙艳

封面设计: 耶律阿宝猪

版式设计: 姜利锐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字 数: 310千字

印 张: 10

版 次: 2013年3月第1版

印 次: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6012-9

定 价: 32.80元

(

电话: 010-84409925)

昆仑殇 001 /

藏红花 068 /

补天石 084 /

伴随你建立功勋 158 /

银耗牛尾 221 /

翻浆 233 /

紫色人形 245 /

冰雪花卉 248 /

阿里 257 /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第一个冬天，发射军事卫星的国家，自高空所摄的我国昆仑山地区的照片中，发现了一条奇异的曲线。

这是什么？

新式武器试验场？国防设施的伪装？中国人修筑的马其诺防线？抑或又一座长城？情报人员陷入忙乱之中。待到高精度分辨仪器，经过连续动态观察，电脑显示出最终结论之后，他们愕然了。

海拔五千米以上的高原永冻地带，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严寒，这些徒步行进的中国军人，究竟要干什么？

他们等待着它消失，或者凝固在那里。

然而，曲线顽强地向前延伸，延伸……



昆仑防区作战室里的会议，已经开了整整一天。

摆在铺着墨绿色军毯会议桌上的所有菜碟，都盛满了烟蒂，像富足好客的乡下人端上来的菜。散落在地面上的烟灰，薄白细腻，看得出，那些烟都是上等货色。

丢下第一个烟蒂的人，此刻却睡着了。

他很矮小，缺陷增加了他的威严，作为昆仑防区最高军事指挥官，他的名字被“一号”所代替。一个除了“〇”以外最小的数字，又是一切天文数字的开始。谁能逾越过“一”呢！

他也实在太累了。急电之下，以一个连的兵力清雪开道，将业已封山的道路打开；两个司机轮番开车，昼夜兼程，他才得以赶到军区，领受了总部关于进行冬季长途野营拉练的最新指令。之后，飞驰上山，赶到这座用赭红色花岗岩造的石屋里，就这样也已经晚了。内地部队，闻风而动，为摘掉“老爷兵”的帽子早已离开温暖的营房，“拉”到野外“练”去了。唯有高原部队因拉练一项尚无先例，还在举棋不定。副统帅提出必须做到“四会”：会吃饭——必须自带生粮野炊；会宿营——意味着甩开帐篷，露宿在冰天雪地；会走路——摒弃不多的现代化运输工具，徒步负重行军；唯有最后一条容易，会做群众工作——防区内几乎没有老百姓，尤其是冬季。但前三条已经足够了，严酷的自然条件加上苛刻的人为要求，昆仑将士以血肉之躯和昆仑相撞，后果将难以设想。

空中，弥漫着烟雾。起初，它们是柔弱的，若有若无地积聚在房屋的最高处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们无声无息地卷曲、重叠、增厚，一寸寸地蚕食着清朗的空间。然而一股又一股粗重的气流，依旧汹涌喷出。烟雾如帐幔一般，使得所有军官的面目都变得朦胧了。但是，他们的意见仍大相径庭。

会议陷入了僵持状态。

记录者可以休息一下了。作战参谋郑伟良迅速浏览了一下自己的会议记录簿，随手改正了几个错别字。还好，纸面清楚整洁。有的地方语句不很连贯，个别处简直前言不搭后语。可这不是他的过失，发言者水

平如此。记录唯其原始，才有价值。但他不能否认，自己对赞同拉练的意见，记得简略些，对主张灵活变通的意见，则记得详尽有条理些。记录时不察觉，现在通篇看来，倾向性就明显了。他有点儿惶然，作为一个参谋，他是无权在这种场合留下自己存在的痕迹的。

司令员醒了。反常的寂静惊醒了他。他从略显宽大的座椅里站了起来，舒服地打了一个哈欠，又伸了一个懒腰，接着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从烟雾里，他嗅到了迟疑、悲哀、痛苦，以至怯懦。这一切，都在他的意料之中。他的下属们所经历的心路历程，他在军区的会议桌旁全都经历过了。

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听到“四会”的一刹那，倏地火了。“四会”，“四会”，这么说，我们现在是“四不会”了！我们守在昆仑山上，是一伙吃军饷、拿烧火棍的饭桶喽！哈！连饭桶都算不上，饭桶好歹还会吃，可我们连吃——都不会！真是岂有此理！这念头像闪电一样划过脑海，跟着传来闷哑的雷声——他被自己的想法吓坏了，禁不住用余光睃了一下四周。惊惧中他忘了，多年的戎马生涯，到了他这一级的军人，脸色已不再能显示心绪的变化。

震惊过后，他表示服从，并竭力使思绪纳入指示的轨道。这是军人的本能，也是形势的要求。自从“天下大乱”以后，军队格外要求服从。

如果不服从，那会怎么样？撤职？回老家种地去？昆仑防区将换上一位新的司令员？昆仑部队依然得去拉练？……十分有可能，但他没有想过。要是他对每一道自己感情上不能接受的命令都想那么多的话，别说当“一号”，他连排长都当不上。别以为只有士兵才需要服从，其实军官具有更强烈的服从意识。因为他们是从最优秀的士兵升上来的，而最优秀的士兵最要紧的素质就是服从。新兵身上的服从像一株小草，老兵身上的服从像一棵大树。

“一号”如今面对不同意见如同面对一片杂乱的丛林。他从郑伟良处要过记录簿，很快扫了一遍，鹰隼似的目光，又从与会者脸上缓缓掠过。他要将所有的林木从根儿上砍掉，露出白森森的茬口，然后，树立起统一的意志来。

“同志们！”他的声音十分喑哑，这使刚才怀疑他是否佯睡的人相

信他确实是睡熟了。其实呢，包括这场睡眠都是他预先计划好的。既然有人想不通，就得给他个说话的机会。他何不借此养养神呢！

“地图。”他头也不回地说。声音依旧喑哑。他没有咳嗽清清嗓子的习惯，再喑哑的命令也是命令。

郑伟良按动机关，石墙的岩缝自中央裂开，无声地滑向两侧。一幅纵布整面墙的防区军事地图，满布蛛网似的符号和数字，呈现在与会人员面前。

“我要的是全国地图。”“一号”略有不快。最优秀的参谋，应该明白指挥员没有说出来的话。

很快，一张全国地形图挂在合拢了的高墙上。图太小，显得有点儿局促。郑伟良递上一根木棍，“一号”接在手里，却不再理会地图，随意聊天似的开了口：“在座的同志们，当然首先是我喽，荣幸得很，都有两套档案，一套在军区干部部，记载着你何时入党，何时做官，官至几品，受过什么嘉奖，立过什么功，等等。也许呢，还揣着你的处分决定，记录着你犯过不想要乡下老婆之类的错误。”

很可笑，然而无人笑。

“还有一套，在那边。”“一号”用细木棍点了点窗户。这不是命令，人们却不由自主地把头转了过去。想到暗中有对手在评价着自己，不禁有些惴惴然。

“这也是荣誉喽！别说一般人享受不到，离了昆仑山，你的官再大，也没这待遇。那上面写点儿什么，我们将来总会知道的。有一天仗打起来，到时候翻出来一看，吓，某某稀泥软蛋，带兵最差劲，他防守的地带最易攻破。你就是战死在疆场，只怕做鬼都不光彩！”

“一号”的口气并不严厉，听的人却为之一震。

“别人的记录，咱们暂且不看。郑参谋的记录，我数了数，共有三十次提到缺氧、二十四次提到零下几十度，至于海拔多少米，简直是无人不谈，我也懒得数了。说这些有什么用？是你们不知道，还是我不知道？！我命令，从现在起，谁也不许扯这些没用的数字！说那么多，无非是说昆仑山苦。不苦，要我们这些人干吗？！我问你们，在座的，谁能用两匹不安鞍子的光背马倒换着骑，换马不换人，马歇人不歇，能

骑着马睡觉，在高原上连跑几天？”

有几个想回答，一看势头，又忙像大家一样低下了头。

“我再问你们，谁能怀揣一条生羊腿，鲜血淋漓，不烧，不烤，不煮，不炖，充饥解渴全靠它，三五天粒米不进，枪一响，照样打仗？”

无人回答。

“我们的对手能做到。”“一号”沉重地叹了一口气，白色烟雾剧烈地抖动了一下。

“我们原来也是能做到的。”“一号”有资格讲这个话，他是当年进军昆仑的先遣部队成员，“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我们变得娇了、阔了、蠢了！住要帐篷，吃要高压锅，走路得坐汽车，一副老爷兵的派头。皮大衣皮帽子皮鞋皮褥皮手套，一群羊剥了皮也装备不出我们一个班。这个样子，还怎么打仗！我当司令员的，耻辱啊！”“一号”的目光中流露着真正的悲哀。

哀兵必胜，哀帅的力量就更大。军人们被感动了。

不过也有例外。那个年轻的郑伟良就觉察到“一号”的描述并不准确。茹毛饮血骚扰国境的，并不是对手，而是被他们收买利用的土著边民。是有意疏漏，还是……未及郑伟良分辨，“一号”索性自己点透：“当然啦，他们也不乏少爷兵，我就碰见过一位。边境会晤，他穿了套挺漂亮的粗呢子军装，满身香气，很年轻，官阶可是和我相当的——”“一号”突然一顿，连最敏感的郑伟良也没有察觉到其中的酸味，“一号”就很快接了下去，“他对我说：‘请问阁下，你们那里出产些什么？’我一愣，出产什么？出产石头和大风！只是这话是不能说的。我不知如何回答，翻译点拨了我一句：‘反问他。’我赶紧照办了。”

“一号”停下来，等着人们发出的轻微笑声。殊不知，当时的情况是“一号”并未经翻译提醒，旋即反问对方。为了缓和过于严肃的气氛，“一号”撒了个小小的谎。

“他倒挺痛快，毫不掩饰地回答我：‘很抱歉，阁下。我们这边什么都不长，没有任何值得留恋的东西。我想，上帝是公平的，你们那边也是这样，对吗？’尽管是对手，我还是很欣赏他的坦率。于是，我点

了点头，心里却怪不是滋味，好像把什么国家机密出卖了。他倒没一点儿家丑不可外扬的意思，凑近我说：‘我真不明白，为什么国家与国家之间，竟然为了仅仅几平方英里如此贫瘠的土地，要彼此扑上去紧紧扼住对方的咽喉？’这一次，我可没迟疑，面对着他那双漂亮的蓝眼睛，我告诉他：‘先生，在我们这块土地上，出产一种最宝贵的东西，它的名字叫作尊严！’”

说到这里，“一号”严肃起来，他用手中的小棍在地图上棕黄斑驳夹杂白晕的区域，勾勒出了一个不规则的圆：“这里，就是我们的防区。”小棍在地图上轻轻敲击着，凝聚了所有人的目光。

寂静无声。只有屋内的烟雾呼地抬高了尺许，下缘颤动着，久久沉降不下。

“一号”再没有说什么，缓缓地、缓缓地将细细的木棍轻轻移开了。

以后的事情，就变得十分简单和自然。进行拉练的决议一致通过。作战室里的空气热得要燃烧，“一号”反倒淡淡地说：“刚开始有些同志谈了些不同意见，我看很好。怎么吃，怎么走，怎么住，你们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高原拉练没有现成经验。我带着部队先走一步，摸索成功了再全面展开。你们看呢？”

没有人反对。争挑重担也须职务相当。政委因病到内地休养去了，大家尊敬地望着这位瘦小的老人。

紧闭的门一打开，烟雾像爆炸似的散了出来。郑伟良夹着会议记录簿，怅怅地离开了作战室。

二

会议一结束，柴油发电机就停止了转动。整个营区陷入黑暗之中。过了一会儿，星星点点的烛光亮了。

确信不在任何人的视野之内，“一号”放松了对身体各部分的控制，顿时，他几乎瘫倒在地。骨头和关节的每一个接触面，都又涩又

糙，渴望着一种温暖柔滑的液体滋润。每走一步，他都能清楚地感觉到骨节间的摩擦，好像还带着轻微声响，并不很疼，却令人恐惧——不定哪一下会突然闭锁住，以至关节永远不能打开。如果这结局一定要出现，最好等到拉练后。他知道，自己的身体已经不允许在山上待太长的时间了，这最后一次，他要干得漂亮些。

脚不争气，得歇一歇才能走。他把身子倚在一扇窗户旁。昏黄的烛光透过双层玻璃上的冰霜，变幻出大小不等的圆环。

“话说那畜生张开血盆大口，一对眼睛吊得铜铃样大，山似的压了过来……”屋内有人绘声绘色地讲故事。

“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武松吗？”“一号”想着，靠得近些，脸上挂着慈和的笑。

“一枪响过，嘿！那可真叫绝了，对穿了那畜生的双眼，登时成了两个血盅，呼的一声，倒下了。他提着短刀走过去，打算先割点儿好肉带回去给大伙儿充饥。不承想那畜生并未断气，呼地腾起，挟着冰雪铺天盖地而来。正当这时，斜里冲出一人，手握利刃，连胳膊带刀直捣进那畜生的口中，在喉咙口连搅三下。那畜生临死前将双牙一错，便把那人半个肩膀扯了下来……”

“一号”感到微微地战栗。

民间的故事，是爷爷传给孙子，几代才增删一次。军人的传说，是老兵讲给新兵，几年就相当于一代。先遣部队的事情，已经变得这样富于传奇色彩了。那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他自己。英勇救人的烈士却至今不知是何姓名。

屋里另外一人又说：“听说‘一号’将那白牦牛的尾巴割了下来，请组织上寻找烈士的家人。说起那尾巴，更神了，根根如银似铁，中间都是空心的，吹口气，哨似的响……”

这话前半属实，后半就不确了。那白牦牛固然神奇，尾巴却是实心的。只是，不知它现在何处。腿已经好些了，“一号”还想听听下属们聊些什么。即使是再大的官，也不能禁止下属们聊天，特别是杜绝他们随心所欲地议论自己。“一号”有点儿心虚，却又舍不得走。“不要紧。即便有人发觉，他们会比我还要尴尬哩！”“一号”给自

已壮着胆。

窗内换了一个嗓音，颇有点儿权威地说道：“有一年，从运送给养的卡车驾驶楼里，跳下一个极漂亮的女军医……”

“有肖玉莲漂亮吗？”有人打断了问。

“别打岔呀！当然有了！不过，肖玉莲也是真叫漂亮……这么着吧，一样美，总行了吧！”

这些小伙子，又在谈女人！“一号”有点儿恼火。肖玉莲是什么人？大概是女医生护士之类的。他早说过，昆仑山上不能要女人，偏就有人不信。自从三年前调上来一批，至今扰得军无宁日！他拔腿想走，屋内的话语又把他钉到了地上。

“女医生说她找人，随口叫出一个名字。听的人吓了一跳，这名字又熟又不熟，昆仑山上谁都知道，可谁都没敢叫过。你猜来人是谁？她是‘一号’的老婆！当天夜里，流动哨围着‘一号’的宿舍，轻手轻脚地转了一圈又一圈……”

“听到什么了？”几乎是异口同声。

他妈的！“一号”在心里骂了一句，可又无可奈何。除非他立刻闯进去，否则，什么变故也打断不了这饶有兴趣的话题。昆仑山上最末一号的士兵在这一刻，也找到了同“一号”相同的地方：大家都是男人啊！

“当然听到了。‘一号’对他老婆说：‘谁叫你来的？’没人吭声。‘一号’又说：‘你马上给我回去！’女医生还是不吭声。

‘你倒是说话呀！光哭算怎么回事！’敢情女医生用枕巾捂着嘴哭呢。半天，才听她开了腔：‘你是军人，我是医生，我来看看你，犯了你哪条法？报告我都打好了，过几天批下来，我就正式调这儿来了！’‘一号’立时火了：‘你想来？昆仑防区我说了算，我不点头，没人敢要你！’‘你……你……’女医生气得说不出话。‘一号’又劝她：‘你也不想想，全防区都是光棍儿汉，就我一个人带着老婆。走到哪儿不管说什么，大家都会想到我有夜夜搂着老婆睡觉的福分，我还能当司令员吗？昆仑山上什么都需要，就是不需要这些婆婆妈妈的事情，你赶紧给我走吧。’女医生还想说什么，只听‘一

号’讲：‘告诉你，流动哨在这周围已经绕了三个圈，现在就在窗外站着听呢！’”

众人吸了一口凉气，紧接着问：“后来呢？”

“哪还有什么后来！后来流动哨就走了呗。女医生没几天也走了。听说是苏州人呢。”

“一号”缓缓地踱开了。清冷的月光洒在他的身上。朦胧的山，朦胧的夜。他的心被一股宁静安稳的气氛包裹着。关节仿佛不那么僵硬了，估计进行拉练没问题。

想到拉练，他立刻又紧张起来。这样的暗夜，正好考虑决策。需要成立一个“拉练指挥部”。具体人选需要亲自定。精干为原则。副职要不要呢？他思忖着。副职的作用有点儿像女人，小事尽可以由他们去操办，细致牢靠，比你自已还周到。但大事就得正职拿主意了。正职相当于男子汉，天塌下来，你得顶着，是祸是福，你永远独挑一份。但话又说回来，副职多了，如果意见相左，你的意志便会被干扰。想到这里，“一号”决定“拉指”不配副职。由他一个人说了算，去揭开昆仑防区历史上新的一页。

嚓，嚓，前面传来有节奏的脚步声。又是流动哨。“一号”抖擞精神，立即由蹒跚的老人变为威严的指挥官了。

“一号”房间的门虚掩着。

“老的要走，新的乍到，就这样疏忽！”尽管房内并没有太多的秘密，如此门户开放，毕竟是警卫人员不可原谅的过失，“一号”生气地想。

推开房门，眼前的景象出人意料。

文件柜敞开着，抽屉被整个拉了出来，倾斜得像架滑梯。文件散落各处，扉页上的“秘密”字样，像一双双恐怖的红眼睛。一个彪形大汉伏在桌上，用手电筒照明，正在紧张地抄写着。

“什么人？！”“一号”迅速闪在门侧，厉声喝问道，右手下意识地摸向腰间，虽然那里并没有手枪。

抄写人吓得一抖，手中的笔掉落地上，大张着嘴转过身来。手电筒的雪白光柱，自下而上斜着照亮了他的半边脸。

“噢，是你。这么晚了，来干什么？”“一号”平和地问。

大汉嗫嚅着，说不出成句的话。

看来得让他做点儿事情，稳定一下情绪再说。“把灯点上吧！”“一号”吩咐道。

大汉手脚伶俐地拨开灯罩，擦着火柴，点燃马灯，将灯芯拨得不大不小。金红色的烛焰均匀地照亮了四周。趁放回火柴的空当，他把抄满字的白纸团在手心，然后开始收拾房间。

“一号”利用这个机会，进行了一次真正的预先没有估计到的小憩。待到一切整理完毕，他也恰好睁开眼睛。高大的汉子垂手肃立在一边等候指示。他就是明天要调离的“一号”的警卫员金喜蹦。

“你要找的东西，找到了吗？”“一号”温和地说。

金喜蹦又开始发抖。

看着这么魁梧的躯体抖成一团，“一号”真是不忍。不知是哪个小子往军区写信告了黑状，使金喜蹦原本被“一号”压下的“反动事件”又被提起来。无奈，只得写报告，请示上级该如何处理。处于这种情况之下，金喜蹦显然已不宜再待在“一号”身边，“一号”随他挑个单位，他要求去炊事班，明天就得去做饭了。作为贴身侍卫，金喜蹦有无数机会接触“一号”的一切物品，是什么吸引他非到临走前的深夜来寻找呢？

静得像碗凉水似的战士给“一号”出了个谜。搞清并不困难，但目前得先止住这筛糠似的抖。“一号”真有点儿抓瞎，劝不得，哄不得。突然，他灵机一动，提了一口气，屈尊当起了“班长”，点名道：“金喜蹦！”

“到！”金喜蹦立时像被灌了水银，坠在地上，纹丝不动。

“好极了！”“一号”得意起来。五分钟后，他发布了“稍息”令。

金喜蹦恢复了常态，满脸愧悔之色：“‘一号’，俺犯纪律了，俺在找你的文件看……”

“一号”轻“嗯”了一声，不动声色。最机密的文件都封存在保密室里。

“俺没坏心，只是想从文件上知道多会儿能打起仗来。找了几遍，哪个本上都说要打，可都没个准日子……”金喜蹦失望地说。

“打仗？和谁打？”“一号”有点儿摸不着头脑。边情平稳，并无战争征兆。

“不管和谁打都行啊！美帝、苏修……单个打，伙着干都行啊；打得越大越好，甩颗原子弹就更棒了！只要一打起来，啥事都好办了。”金喜蹦一扫片刻前的沮丧模样，紫檀色的椭圆大脸泛着亮光，“堵枪眼，炸碉堡，滚地雷，哪桩我都抢着干。若是这会儿半空里有颗手榴弹炸了，俺一下就扑到你身上，保管遮挡得严严实实……不是俺吹牛，只要打起仗来，俺一定能立个大功。‘一号’，你刚打军区开会回来，这仗，近日里能打起来吗？”他焦渴地盯着“一号”。

“一号”知道金喜蹦对战争如此渴求的原因是什么，不禁在心里暗下决心：非他妈的找出那个打黑报告的小子，把他赶出昆仑防区！可那都是后话，眼下，如何答复这个如此爱好战争的汉子呢？“一号”破例地拍了拍金喜蹦的胳膊：“眼下就要进行的冬季长途野营拉练，将在最大限度上模拟实战，同样是非常艰苦的。小伙子，好好干，照样能立功！到那时，我去炊事班把你接回来！只怕你不愿意再侍候我这个老头子啦。”

金喜蹦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嘿嘿乐着，低下肩膀，希望“一号”能再拍他两下。

“一号”催促金喜蹦去休息，并装作漫不经心地问道：“你兜里的那张纸，让我看看行吗？”

金喜蹦愣了一下，还是把纸团掏了出来。

这回，轮到“一号”发窘了。

金喜蹦倒缓过神来，说道：“俺觉着好，寻思不是啥秘密，就抄下来了。首长若不乐意，我这就——”说着要撕。

“留着吧。”“一号”摆手止住他，“不过，这多少也算个小秘密吧。”

“是！”高大的警卫员向矮小的司令员行了最后一个军礼，倒退着出了房间。

三

一个秀美的姑娘，五指托腮，凭窗而立。柳眉弯弯，睫毛密长，鼻梁周正，嘴唇小巧，两颊由于激动，泛出浅浅的桃红色，雪白的颈项之侧，是两页鲜红的领章。

这就是女卫生员肖玉莲。

窗外，贴着新刷出来的动员拉练的标语。

还用动员吗？肖玉莲做梦都想有这样一个机会。听说拉练很苦，但她不怕苦，她只怕无休止的传闻。

在昆仑防区，肖玉莲工作负责，态度和气，是好评最多的卫生员。可她就是入不了党。她填过两次入党申请书，两次一到支部大会就被卡住。因为她出众的美丽和温柔，年轻的军人难免不想入非非。一线哨卡上，为了看她而来看病就医的人，绝不止一个两个。于是，围绕着她就有了数不清的传闻。党组织是负责的，传闻需要核实，核实需要时间，时间又产生出新的传闻……她被压得喘不过气来。“从此，对年轻的没结过婚的男军人，绝不给一个好脸！”她无数次地下决心，可一走到病房就忘了自己的誓言。现在，机会来了。参加拉练，火线入党！这念头使她激动，使她兴奋和不安。

可是，怎样才能确保自己能参加拉练呢？要不，就哭吧。她——一个偏远山区农民的独生女，能当上万里挑一的女兵，就是哭出来的。那年招兵的来了，她跑去要当女兵。早已不是红色娘子军那会儿了，当女兵哪有那么容易！况且当地根本没有招收女兵的名额。没等接兵的说完，她就放声痛哭起来。接兵的劝不住，只得赶紧从乡下找来她的父母，好把她接走。没想到，衣衫褴褛的老夫妇，一进门就给接兵的长跪不起，恳求他们把肖玉莲带走。接兵的又要解释，老夫妇竟也悲悲切切地哭起了。一时间，三口人哭成一团。情况蹊跷，接兵的一查访，原来当地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儿不知怎么看上了肖玉莲，硬要娶她为妻。明白说了是妾。还说，若不是看她年轻貌美，才不花气力搞什么明媒正娶，抢回去玩玩就算了。接兵的军人们义愤填膺，用白床单为她在闷罐子车厢里隔出一个单间，将她带回了部队。负责接兵的头儿为擅作主张而背

了个处分。肖玉莲几次险些被退回，每次她都哭得泪人一般模样，使经办的人为之黯然。事情便一拖再拖。后来，内部征兵的风愈刮愈烈，多一个少一个女兵也就不那么严格。费尽周折，她才算当上了一名真正的战士。眼泪曾帮她化险为夷，百战百胜。

“喂，想什么呢？是不是想给锁在抽屉里的哪一位回封信？”

肖玉莲感到耳边一痒，回头一看，是甘蜜蜜。这个脸蛋滚圆的胖姑娘正瞪着滚圆的眼睛。

肖玉莲有个抽屉，挂着把沉甸甸的“将军不下马”，几乎从未见她开启过，每逢收到笔迹陌生的信件，肖玉莲看也不看，就从抽屉缝儿轻轻塞入，拍打两下，确保信件落底。抽屉空了满，满了空，肖玉莲总是趁没人的时候自己到山上去烧。同屋的女伴们先是惊异，是嫉妒，再以后是见怪不怪，待到入了党，提了干，自己也或多或少地收到过这种信，也就不大注意这只抽屉了。唯有甘蜜蜜这位高干之女，相貌不扬，脾性又劣，昆仑男士们不敢高攀，她从未收到过一封可称为情书的信件，因此至今对肖玉莲的抽屉充满好奇。

肖玉莲苦笑了一下：“还回信呢，他们害得我好苦！”

“那些信里都写了啥？拿出来，咱们奇文共欣赏一下嘛。”甘蜜蜜装作开玩笑地说，心却有点儿怦怦跳。

“嘿，都差不多。”肖玉莲有些脸红。但大家平日对她的这些事讳莫如深，今天甘蜜蜜能直截了当地问，她倒觉得挺知心的，于是就慢慢说下去，“一般开头写一段毛主席语录，多半是‘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’——”

“哈哈……”甘蜜蜜虽说很想听下文，可是仍忍不住大笑起来，“那还有什么可保密的，拿到大会上念都可以，真是活学活用啊！”

肖玉莲有点儿生气了，闭上了嘴巴。

甘蜜蜜笑够了，扳着肖玉莲的肩头又说：“别生气呀！我帮你报仇！”

“报仇？怎么报？”

“把他们召集起来，臭骂一顿！”

“骂？！我可不会。我只愿下辈子托生成一个最丑最丑的女子，便